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三十八

方技

韓復陽墓碣　胡翰

吳郡韓奕既葬其先君子某于郡支硎山之陽已而以墓石乆未有辭于是言于金華胡翰以疾未能趨命致書來告曰奕聞之公卿大夫貴而在上其賢可紀人已

知之雖歿而自足見於世惟窮在下者有善而人不及知知而傳不及遠無以自見於世則於法宜得銘昔朱子有是言而奕之先人不幸賤之奕為此懼願先生有以貽之以蓋其不孝噫何言之悲也是用叙次其事韓氏系出魏國忠獻王故安陽人宋末始家於杭徙於蘇高祖至君遂為蘇人君之曾大父曰某大父曰某而曰某者其考也妣唐氏君諱某字復陽少孤奉母以孝聞于鄉里鄉人以能子稱之力學好古尤精於醫家之說

為人治疾由江而達於淮周遊貴人長者之門所全活甚衆所至必求當世人物魁偉特達有才藝者承其下風即庸衆無所取長雖富貴人以富貴視之不屬意也淮陰龔𤪩遂昌鄭元祐在吳中為士林之望獨折行輩與君欵洽四方来者問吳中士兩人者以君為稱首於是人知君之於醫葢寓也元之始亂張士誠據蘇州恐衆不附大結人心引士類為已用或强君起君固以母老辭毋亦遽曰是不可起也藉令富貴如汝家世何訖

不就退然以奉親教子為務年五十在母旁依依若孺子居圍城中食飲必適母常愉愉無不堪意疾革囑其子奕曰善事吾母吾負阿婆矣遂以洪武四年其月日卒以是年六月日塟春秋五十有四娶唐氏先卒子一人女一人女亦先卒子即奕也其孫曰貽君為人性剛而色温見人有善欣然動眉頰有過則面質之人始若不堪而心卒愧服嘗論醫以為醫之為術與儒者之學皆出古聖人而後世粗工皆庸妄去聖人遠甚以庸妄

業聖人之事又不習其書又不資于儒宜其失之者多矣吾所以求賢豪之士意必有隱者焉及君得烏傷朱彥修所著格致論推本黄帝靈樞素問以為說犁然當于心時彥修没已數歲君廼命奕從其門人盡受其術奕讀書未嘗識余其于不斐之辭何取乎而欲寄重焉余觀君之在吳雖不有位為公卿為大夫其平生砥礪自可為縉紳學者稱道公卿大夫用事者一時若甚炳烈茍怵于利害臨變故俯就折辱身殞名滅雖鄙夫賤

人皆得唾詈焉其得失相去為何如也故君子之可貴者甚於爵祿矣奕也何患其不傳哉乃銘曰有相之術不用於國用之靡疾遭世大擾不屈于暴處之有道孝思孔樂奚不可作近乎元宅則有子是若

顧雲屋墓銘

趙吉

大明洪武十有五年九月初六雲屋先生卒于鄞之定海崇丘鄉其伻馮安來赴吉則與吳剛陳鑄哭于陳慎家且召方暹會哭明日鄭相張徑駱誠来予于陳氏又

哭十二日吉則率愼遲走鄞致奠賻既而其孫觀衰經拜泣以墓誌為請義有弗可得辭遂求譜牒及所藏書于其家乃得其家誥命三通以知其曾祖祖考之所自得玉山名勝集十卷春夜樂唱和一軸以知其家世貴盛之由得交誼卷二軸以感其好賢尚義之篤得游剡贈言靜得齋鶴夢詩文各一巨軸以感其雅性逸情之實皆名卿韻士仙翁佛氏一時之選者凡三百餘人其不在軸帙而散積于几格間者不與噫何好奇博學樂

道人善之如是哉夫處富貴而不驕不淫居貧賤而不瀆不辱非知道而孰能若此是宜銘遂序而銘之先生姓顧氏名園字仲園雲屋其别號也其先吴縣崑山望族曾祖諱文儒贈某總管祖諱文顯武備總將軍上海等處海道運粮千户贈萬户侯考某妣盛氏贈大興縣君先生生而聰達勇鋭有遠志不覊讀書一過即記不忘然好武不顓於學年十六北游燕都出入王侯將相門晝則相與馳馬擊劒射博取勝夜則邸舍兀坐一室

開百氏諸史觀書法名畫有得然後已凡三往返乃得
朝命襲父爵為千戶侯所歷有績未幾遭時弗寧南北
隔阻因卜居定海蓋樂其山水之勝也遂杜門謝世事
痛刮去舊事絕嗜慾刻志文藝卒以善畫名于世不喜
作詩然時出一聯半篇輒清竒駭人其畫尤為世所貴
尚識者以為不減虎頭筆法改物以來恣游鄞越山水
間不妄交接嘗有權貴人欲一見之時夜將半遽踰走
避好周貧濟急而未嘗取受毫末于人性剛直或折人

過失而人服之卒時年六十二先娶姑蘇應氏再娶杭之陸氏一子觀陸出也觀將以其月日塟塟地未兆謀買山於崇丘鄉顧輿之原謀既協而眥未辦馮安將謀諸與先生交游者吉則曰可俾成之銘曰少而勇勇於武壯而仕仕乃阻克奮于學師厥古德施不昌以昌其後

劉允中墓表 解縉

劉守中河間人宋末隸籍於金天下重其醫術稱劉河

間而不名其醫上與長沙相接下與鄗城爲宗鄗城得麻知幾爲作儒門事親書能發明河間之旨世皆喜傳之予嘗過鄗城求其遺跡訪其士人咸謂知幾能文然不甚知醫故其書多遺獨劉河間自能著書若宣明直格之類行於世者甚多然又皆非其奥也其子孫後遷江南必有得其傳者予因記少時聞吾縣先輩劉君允中有河間秘書從其子曰升所借讀而嘆之曰吾固謂河間當有秘書嘻其是矣曰升泫然以泣曰先子之所

屬也系本河間而莫詳其世數矣予以質之家君君曰有之初允中之祖芳茂自河間徙居江州宋季達泉梁先生以醫遊江州義同倫合與俱歸吉水焉芳茂生德榮榮生允中子七人允中其季也淳厚寡言恪然忠信撫孤濟貧不為德色至元中為吉水醫學教授壬辰之亂遇賊於鄉刃既及之有數人大呼而前曰是真善人何可殺也得免所至盜不忍害論其學行葢無愧于河間者也予竊識之允中入國朝醫術尤振治無不愈不

獲迎至以為枉死連郡人敬信之車輿騎從常絡繹不以早夜絶其門尤通習地理百家之言不自炫耀退然若不勝與人言如恐傷之生延祐甲寅十一月二十六日没以洪武癸亥四月八日配李氏子方升醫有名江淮間先卒繼李氏有家法亦習于醫善訓戒其子文升復升日升其季也君没時尚少能自力於學後二十三年以書選入翰林始克狀其行請于予曰知先人莫若君先大夫先大夫已矣得聞論説宜莫如君余往年嘗

欲輯次允中父子所治奇病異效事繼太史淳于倉公傳因循弗果為今亦未暇細也姑述其所聞大略為之銘曰昔在河間卓哉守真著書傳術千載一人孫在江南書傳允中謂藥非補而惟主攻去病而已百發百中譬之用兵豈必持重我欲傳之著其治功後有作者其書可宗

沈學士墓表 楊士奇

嗚呼此吾友翰林學士沈公之墓沈世家松江華亭大

考諱德輝嘗爲郡吏平反寃獄百數十人鄉稱長者妣宋氏考諱易仕爲諮議參軍無幾棄官養親而授徒里中惇行倫誼集五倫詩以教學者而甘貧樂義人號苦節先生妣顧氏有善德二子長即公諱度字民則次粲字民望公天資温雅敦實自幼嗜學博涉經史洪武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跋涉萬里處患難其中豁然時同謫者多名人率與公交達官重帥爭欲迎致公館下岷王具禮幣聘之既至屢進直言居無幾辭

去都督瞿能知賢下士延于家塾為弟子師旦暮躬請益焉其入京師也以公偕行時太宗皇帝初臨御命翰林舉賢才令禮部尚書江陵楊公為編修以公名上擢翰林典籍時方制勑填委既視草學士以下率分書之上獨覽公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真行草胡光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胡解及公之書獨為上所愛凡玉册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秘府施四裔刻之貞

石傳於後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公書公之書婉麗飄逸
雍容矩度兼篆八分八分尤髙古渾然漢意而日侍清
密無間甞賜二品金織衣新製象笏鏤公氏名塗金以
賜以其弟與子皆善書皆官之近侍父子兄弟並榮於
朝古今以書遭承寵遇莫或加公書葢公一藝耳為文
章尚興致平淡雅則不為浮靡事上必盡誠被顧問必
以正對由典籍陞檢討復陞修撰遂陞侍講學士奉直
大夫仁宗皇帝賜誥命進協正庶尹贈其考奉直大夫

協正庶尹翰林侍講學士其妣宜人予誥歸焚黃賜鈔給驛傳宣宗皇帝臨御進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年踰七十再上章乞致仕歸不聽公事親孝與弟粲友愛相篤終身與人交久益敬為人貞靜不茍附初入翰林鄉人有為大宗伯者得君有氣勢赫赫朝士希進者日奔走其門公以故舊獨自守未嘗輕造間或邀公輒以禮辭士論高之閒暇閉户焚香鳴琴賦詩以自樂人號自樂先生襟宇澄澹風韻蕭散所好惟載籍法書名畫古罍

自題其齋居曰樂琴書處襍列花卉竒石髙人韻士至必具觴酌或吟或弈意度翛然所作詩文有滇南藁隨筆録西清餘暇自樂藁藏於家年七十有八一日微病猶作和王行儉詹事小洞天詞明日捐館宣德甲寅十月廿二日也訃聞上遣禮部郎中陳謨賜祭給驛舟歸喪命有司營塋元配顧贈宜人繼陳子二芹先十五年卒藻中書舍人陞大理右寺副孫男二潮秀敏好學先十年卒次源女三長歸俞珙餘在室曾孫男一士竒與

公同入翰林相交三十有三年最相得其没也盖哭之慟于是棨及藻求余表墓余忍以衰朽而忘情老友哉敬為之表

陳思孝墓銘 楊士奇

永樂甲申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廪禄使進其能將用之清密之地長樂陳登思孝篆籀最先至時吳中滕用亨待詔翰林工篆籀自視天下無愈已者且恃春秋高輕後進往往折屈之稠人廣坐中思孝初至

謹默謙下用亨連三日折之文淵閣六卿大臣皆在旁睨不可耐思孝怡然從容進曰登幸辱在此親教益愚陋頗有所質就用亨語之戾許叔重者十數事相辯難思孝道許氏說文娓娓皆用亨素所忽者用亨乃始默默斂鋒鍔不復自矜大思孝聲譽遂起時四明王尹實篆書擅名海内至考據精博亦推讓思孝云思孝于六書本原精考詳究志篤而力勤周秦以來二千年間其石刻有在而委棄山顛水厓荒蕪瓦礫之墟者皆深求而

必得之雖殘缺剥落歲月氏名無可考然審度其出其代其人十率中七八其收蓄之富葢歐陽文忠趙明誠之後所僅見也思孝初舉才學為湖廣羅田縣丞數月改浙江蘭溪丞月餘又改江西浮梁丞所至視民如子務寛恤之而明决以革奸獘在浮梁時房安為江西按察使以嚴悍屬吏獨禮遇思孝歲餘丁内艱去服闋遂選入翰林仍給縣丞禄歴十年擢中書舍人朝廷大題扁率出其手而四方求者無虚日未嘗有厭倦意又十

年給告歸歸而疾作又四年還京還兩月疾復作遂卒
宣德甲申七月十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其為人博學
謹禮耿介亮直氣是是非非率依義不肯媕阿假借雖
屢以是召怨不悔極貧薄而勇於為義曰人道當然也
其先居光之固始唐季從王審知入閩家福唐之王融
數世徙長樂宋福清令世榮思孝高祖也曾祖宗振祖
嗣朋父仲達洪武中歷宜陽韓城兩縣丞陞江山知縣
皆有惠政江山民尤德之母其氏其配高氏先卒其子

男二中専同専女一嫁丘汝中孫男一維楨女四思孝所用心六書今得其所傳者吏部郎中盱江程南雲于是中専奉史官陳叔剛所具狀介南雲求余為銘將歸而納諸墓余雅厚思孝義不可辭銘曰六書之教周典傳史籀所作時同文逮于秦斯古尚存邈趣簡便降隷分東都沿晉鶩草真傳葩逐葉失本根唐宋復古稽前聞後有作者承餘熏思孝之作溯深源奇跡密義窮寒温涵積而放波瀾翻落手揮霍風雨奔交金屈鐵雕璵

璠雄渾傑特時絶倫大書深刻盤繡雲嗚呼思孝令九原有偉其著乖不刋

琴樂先生墓誌銘　岳正

琴樂先生年五十有八當景泰六年十二月九日卒于家其嗣子前戸部主事延津典史琮卜域于京城東南八里許髙村里原將以其月十有九日禮而窆之其子婿中書舍人江容宗海買石以誌其墓其表姪翰林編修童緣大章狀其生平以求刻辭于予予及第之明年

頒已已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怪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歷法無有也先生時為五官司歷予雅相知者主事君又同進士因以所私問之先生曰子以為何如予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歷象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之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為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得六十刻為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為晝夜均均者各五十刻也其法常死死者必不可易而活者不能不變故古者以歷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死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歷也者毋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歟先生曰如子言誠然予曰若然者先生將居其職而不與其事邪先生掀髯笑曰能者不必

用用者不必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歴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茍以私智撥之能無揺其支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方赫赫必以先生為忌已而果有土木之變益以服先生之髙識矣既又自念漢志五星東井之聚不能避髙允之陋身為史官天文家不可不一知之也方圖就先生而學其所能不意先生竟失官屏居予亦不幸丁倚廬之禍不獲朝夕以亟見承教嗚呼今以銘先生之墓其奚忍也邪先生姓王諱羲字孟宜自號樂琴先生

世為吳人高祖某曾祖某祖茂華皆居杭不仕考文誠妣斯氏先生生永樂中行役京師受屢赤縣為大輿人正統己未徵隷欽天監丁夘拜官庚午受襃典進階修職郎辛未而失之配張氏允宜厥家嗣子一即主事琮女一婿中書舍人容也先生為人謹飭典雅博古多能好琴瑟每焚香撫弄翛然有塵外之想然不善與時俯仰竟為邏者所中而失官云銘曰京城東南高村里原崇四尺者先生之墳敬告來世刻我銘文

元故成全郎江淅官醫提舉恒齋葛先生墓表　祝允明

士抱賦頴粹砥行修業綜古聖人經術固將以自効達志用時兼濟上下流華于方來也或世代戾契既不能用于是背廷闕面林臯吾志已矣然而澤物之仁亟乎中活世之方寓乎手緬觀斯人有病心惻乃有智者舉而試之雖地隘施小吾且應之亦有以發志成效不孤天禀為聲永身後則獨非君子之心哉是亦君子之道

也采錄瀕訖奇傑之士散落草莽者何限吾鄉尤衆其稍出効用于勝國雖百售一二固稱于時以貽于後不可誣也若葛提舉先生其最也先生業行與其蹈履有黄文獻公晉卿誌墓之文其裔孫懌已治飭遺冢以文在幽不得外暴雖人多憙傳録故不普因斵穹石揭其前特請予屬詞刻其上因撮黄志大略為之叙云先生諱應雷字震甫别號恒齋世平江人大父曰宣義郎思恭父曰進義校尉從豫先生私受周禮于季父其為舉

業業成而宋亡無所用之進義故儒者而學多能通九流百家醫尤工先生既無意干祿儒業之外遂專治父所遺醫法黄帝樞素諸篇搜抉研核無餘力自得甚深以為當世所謂醫者株守近代意見論病執方如檢晝一絶不識原委誠異古法乃推運氣之標本察隂陽升降之左右以定臟腑虚實而合諸經絡氣血之流注於是疾病之候死生之期無能逃焉從而立方法為之湯液砭焫自不能雷同他人奇效乃著聲華日騰焉時浙

西提刑按察使判官中州李其推醫名嘗治其父疾亦致先生决之先生為之語云云李父子驚相顧謂南方乃亦有斯人乎因盡發藏書河間潔古諸説相共討尋凡先生之語無弗諧合去益以其道行南方之醫始能言劉張法者先生啓之也先生嘗謂守真若子和當女真强盛時人氣勁悍故宜多用宣泄逮其兵饑衰殘之餘民瘁氣困于是潔古與李明之輩乃加以補益此其下工也宋既杪末醫多襲目見務守護不能為攻伐是

謂養病非治病此由不知醫當視時世盛衰不知變通者也故所著書曰醫學會同凡二十卷大旨類如此于時近遠病家乞治無曠日幣馬塞門大夫士内交益衆皆敬禮推譽大德十年遂被薦授平江路醫學教授先生亦不辭為之治田疇嚴廟祀教育其徒往往去為善醫無幾省臺交舉擢江浙等處官醫副提舉進提舉階自醫愈郎至成全郎延祐之某年也至治二年以内艱歸執喪過毀竟不久卒於家三年正月十八日也享年

六十其子乾孫以泰定元年春二月二十八日瘗之于吳縣至德鄉望墅墩先域之次乾孫字可久其學得諸先生而發之益竒取績轉神異世傳不衰吳中視為文獻家自先生五世乃至懌與予至善故墓文不得辭系之曰士惟無所可見見之或無本抑淺局故其所及名實廣狹以之有如先生劇心羣經且將用周公之典以輔斯世既不果退用其餘以被物亦取十全功益亦得上古聖人之秘其震于時而引于後何如也黄公謂先

生既棄去時業更以詩授乾孫又云先生質和粹識量明達外嚴内寛孝友篤於家而恵賑澤在閭里然則先生誠德人偉丈夫文獻重吾邦邦人世當重之豈獨其子孫恭慎乎丘樹而已也

沈希明墓誌銘　史鑑

沈先生吳人也性嗜學于書無所不讀尤長於易及老聃莊周列禦寇之言縱横鉤貫氾濫浸漬大得也其性静其志專其行潔性静故居四通五達之逵望其門悄

然履其庭寂然上其堂闃如在山澤也志專故自壯至老守道彌篤不惑志于富貴不改節于貧賤不吝情于去就其介然之分確乎不移也行潔故一介之利不以取諸人一力之役不以煩諸人人請教子弟則往請與燕游則未嘗往也其見先生者不與之言先生終日不言與之言則世道之升降物理之變遷人事之得失若決江疏河而注之海滔滔汩汩莫有終極也中歳常用薦者言起試禮部一不利即歸杜門不復肯出市人罕

識之惟鄉先生少詹事劉文恭太僕少卿李貞伯南安守沈行敏陳留令王抑夫布衣杜用嘉賀美之時與交往初先生遇秦僧弘慈濟授禄命及飛白秘術其書不肯示人間與一二知者衍其說自以為天下之人莫能逾其禄命曰格局格之數三百有六十局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格有相同局人人異且世運無窮造化迭變前乎甲子之一周後乎甲子之一周其間干支雖同壽夭富貴貧賤不同也而今之術者以一定之說槩之

宜其不驗矣余之所謂八字者元會運世年月日時也非世人所謂八字也曰五星自唐一行創為十三家之言其應各有時在唐為歷象在五代為轆轤在宋為殿駕南渡為喬輿在元為耶律在國朝為空實往者如彼來者可知也其飛白曰定位曰飛流曰直殿曰交會得此失彼未為全利也若吉凶參焉則以其要者為用舍世之所行惟紹興數即定位耳其三者無聞焉此其大較也其他因事徵驗觸類引諭更千數百條辭多不能

盡紀弘治六年先生年七十七正旦忽謂妻子曰吾將死矣問其故不答至三月盡焚所秘書囊其灰投橫澤水中五月病作預剋死日曰我必以乙卯日寅時死既而果然先生諱誠字希明父諱彥中母某氏初娶周氏生一子曰孟母子皆前死再娶丘氏生二子曰雍曰泰以某年月日塟先生于太平鄉梅家灣先塋其門人都穆哀師之道不行恐死遂泯滅無聞買石請銘于史鑑鑑最為知先生且數接其言論者也銘曰衡門畢棲其

蓄不肯從者如雲虛往實歸先生已矣人誰將詔太虛冥冥不死者神招之或來莫聞其言我銘無愧以告後人

明清狂郭君墓誌銘　劉節

君名詡字仁弘姓郭氏自稱于人曰清狂人稱之亦曰清狂志其素也清狂生有異質魁岸頎麗肌皦白如皙性豪逸不樂縻束賢人高士與處意傾洽出肺肝相示貴達挾矜傲不欲見見不欲數數往語不合望望去不

顧旅食豫章慕徐穉蘇雲卿風構亭湖上曰二夢間為蹋踘鬪奕擊筑鳴瑟響歌放遊鶩駟豢猧諸戲示不羈識者知其有所逌也少時與同舍生師師肄文藝稍試燦然賢習業者無何輟而嘆曰夫務浩觀者遂瑰瑋之思者也立極藝者著周旋之跡者也拘學則不然循咫尺之諷誦市榮當世此與蛭螾何異喪四方之志矣遂棄去體極其能於畫乃南窺九疑踐衡嶽轉溯建康東入吳越折北度淮經汶泗吊古齊魯之墟觀容尼父之

堂極抵帝里逥代汴荆楚以歸曰畫在是矣爰肆手模即成畫興神奇妙發於聲詩詩不盡肆為畫畫不盡又盡于詩好為抱膝辟穀諸圖多以自貌寓其逍遥之想世莫之測也時楚人吳偉吳人沈周燕人杜堇擅能畫覽清狂畫退避延頸願交焉藝苑名籍籍起海内競傳清狂畫購畫百金嘗畫羲農周孔及古列賢像攝衣巾俯伏從事貌聖儒如圖史所記若有神授者南海陳白沙高蹈一世往謁之甚見禮遇豫章張學士東白在告

僑居湖亭時數見親治一日擔夫其倚賕東白門問故對曰小人乏食覩清狂畫畫畀我貿米食食足喜故竊視公東白曰清狂知予矣隆貴人恃勢欲多得畫心繆之印首瞠目數屋梁不對盤金固索即踅蹉狂趨叫跳號去隆貴人大笑曰狂生狂生中常侍蕭敬最近倖異其能啗以錦衣世禄假他故辭卻敬不能強先寧康王荆和王好術學招致賓客獨以方外服見風度逸曠王望之類有道術者呼曰清狂道人厚贈金為飲食費

則散諸兄弟朋友及當意者所得亦緣手盡焉家人諷之子貸金錢豐生産怒麾去少保尹公文和解相里居引為忘年交比應以下闕

章篔谷墓誌銘

王世貞

章叟諱文字簡甫後以字行其先自閩徙而為吾吳之長洲人趙宋時已負善書名兼工鐫刻而叟之大父彔父浩尤著至叟則益著叟生而美鬚眉善談笑動止標舉有儒者風寧庶人國豫章慕叟能而羅致邸中與故知名士唐伯虎謝思忠偕伯虎覺其意陽清狂不慧以免而庶人卒謀反挾叟與思忠從行謀脫身不得至中道乃盡出所賜金帛予守者弛之夜分偕跳宵行亂軍

中幾死者數矣裸袒二千里而歸謁其父相抱哭時叟年僅三十自是其執益高貲亦小裕葢又十年而復游豫章時朱邸諸王孫故亡恙素聞叟名爭延致為上客叟飲醉閒游廡人故宮徙倚嘆息歌黍離之章作羊曇慟而後返吾郡文待詔徵仲名書家也而所書石非叟刻不快待詔每曰吾不能為鍾成侯戴居士手自登石章生非吾茅紹之耶紹之者趙文敏客也而是時祝京兆希哲王太學履吉陳太學復甫彭徵士孔嘉有所言

亦必屬之叟叟他所摹刻華氏真賞齋帖陸氏懐素自叙孫氏太清樓右軍十七帖其能奪古人精魄如生動即搨者贋古得善價而其人莫辨也郡歲遭倭亂修塚墓者多叟曰以困而故分宜相欲登肅帝所賜制書劄諭於石而聘叟往留相邸四歲而後歸分宜敗邸客無得免者於叟略不濡人謂叟善為客往客寧庶人不死今客分宜相復不濡叟笑曰吾嚮者以智免今者以廉免叟性好客雖一室亦必潔治庋閣圖籍彝鼎之屬客

至相與摩娑盤礴嘆賞少時則呼茗茗已呼酒酒至命炙諸賢士大夫如待詔輩磬折而入委巷不避也叟好客且時時從博徒游所得貲隨手散盡至卒而不能具喪禮其明年仲子藻為人傭書强自力以倡其伯季塟叟於武丘鄉采字圩祖塋盔萬歷甲戌之三月也翁以弘治辛亥生得壽八十有二娶劉氏側室周氏子三人草娶朱氏藻娶周氏芝娶沈氏女三人嫁吴銓高其孫枝孫男女共若干人叟不欲自名其書而楷法絶類待

詔嘗為待詔書三乞休草家弟以為待詔也示藻而後知之三子皆能習叟業藻於書尤精容吾家久葢葬之十年而始謁余誌且銘之狀草自錢處士元治銘曰跡乎藝心乎士食乎徵仲氏何以不朽惟藻意元美為之銘且誌

明文林郎大理寺左寺左評事研山顧先生墓誌銘　陳所蘊

歲萬歴戊子顧廷評研山先生卒其孤九務等貧不能

舉窀穸越三載始克襄大事圖所以不朽先生者而以朱文學季則狀來徵銘嗟乎仲宣告殂子建表徳孝若云亡安仁述行銘惡可辭哉先生姓顧氏諱從義字汝和松江之上海人也顧氏自典午時即望于東吳元末有友實公者居邑淞宅里後徙邑治四傳而廣南守英起家明經拜二千石顧氏文獻始此矣子澄蒙故業家益阜昌澄子二長東川公定芳官御醫次上川公世芳官署正其后

御醫以伯子從禮貴贈光禄少卿配李贈宜人實先生之自出而署正之得階儒林郎與配周之爲太安人則以先生爲所後贈封皆以先生貴也先生生而端重聰明絶人讀書過目輒成誦顧不喜博士家訓詁語喜戰國先秦諸書晉魏開元以前諸大家詞賦及古李斯程邈篆籀文日坐烏皮几伏讀而摹畫之遂以筆札擅長葢自天性矣會先生父兄官京師遂爲太學生歲庚戌有詔六館士

端行善書者入直文華殿先生首應詔故事殿直選卒從中貴人第甲乙中貴人第責金錢多寡為殿最不復校藝工拙人皆以貲進而是役也肅皇帝實稱制決焉御筆署為第五授試中書舍人蓋異數也當是時殿直諸郎多賈人子炫服怒馬鳴騶呵導揚揚得意甚不知所課何業先生抑首受策供事惟謹故衣羸馬恂恂書生耳已奉使留都便道歸省適上川公捐館舍遂以憂解官時上川

公業已舉子從周先生後公自若公故多藏比歿而周安人搡家柄無所分予僅提空言執三年喪知交或有後言先生弟擗踊號慟而已開府曹公某雅集先生行部至縣謂令劉曰吾聞顧舍人貧甚為人後而不能名其父一錢令奈何不為持平令出亟語先生將收其家監問狀先生避席對曰先君子故無餘貲即有之始念不及此且從義幸得以文墨侍天子俸入足自給即貧未至填溝壑

奈何以此傷太安人心願明公毋復出口異日猶可見先君子於地下令乃止不窮竟也而開府公聞之亦多先生長者矣除服還守故官肅皇帝坐西齋宫效甘泉宣室故事祠祀上清太乙諸神祝詞不領於祠官特令儒臣撰青詞舍人執筆書簡策諸舍人以為華惟是制誥兩房以給事輔臣故得與選殿中舍人體稍卑不得與而先生獨為肅皇帝簡任即日名入西内與兩房諸舍人同直齋

宫先生既入直益勤敏不懈旦夕含毫搦管非賜休沐不出也而書法精工尤稱上意一時金泥玉檢文書出先生手數被寵賚踰於諸舍人無何穆皇帝即天子位以久次遷大理評事時禮官請祀天下岳瀆則以先生陪祀海岱先生為趣治裝登泰山日觀峰觀日出臨海而嘆秦皇漢武之愚曰惡覩所謂海中三神山盡幻妄耳已于事而竣則下榻白雲樓與李于鱗相唱和遂遡洙泗上鄒嶧山過故闕里為低徊不忍去者久之比以

便道歸里中則與太安人喪會復以憂解官先生久宦臧父產居然食貧獨其所以治太安人喪一與弟從周等不以貧困為解人復謂從周私太安人貲者先生笑曰不佞利金錢為人後當籍手開府公矣聞者韙之先生之撫從周備極友愛門外事悉以身任不令有支禦憂從周卒而所遺孽子起方在襁褓人皆為起危賴先生護持謹幸而有立此其故即起不能知惟先生亦不欲令起知也服除復守故官會今上登極奉璽書詔諭

滇南滇帥沐黔國以百金為先生壽先生謝曰陸賈使
尉佗受佗千金裝以為辱國從義即不肖何敢效賈尤
以王命為市却不受既報命嘆曰予幸得以薄技載筆
三朝日請俸邑餐錢尺寸無所報稱三奉使節馳驅齊
魯吳越荆楚滇蜀之郊予倦游矣仕宦不止車生耳予
其歸乎遂上書乞骸骨優詔許焉先生即日解進賢冠
挂春明門服山人之服而歸是時伯兄光祿汝由仲兄
鴻臚汝修業先致政歸先生歸而家自為社相從杖屨

飲酒賦詩先是潘恭定公與弟比部別駕光禄先後歸稱潘氏四老至是人以先生并光禄鴻臚而三為顧氏三老矣先生故與徐少師有連先生絶口不道或以居間請必峻謝却之已少師公歸而有修故憾者嗾直指監司齮齕公里中羣不逞遂以徐氏戚為奇貨挾取金錢而郡邑有司有所承望狀牒非連徐氏戚置弗署以故里中争訟往往籍先生名逮先生于訟先生時時因服對簿當事者欲螫先生以希上旨陵誶侮詈無所不

至出則諸惡少手磚石隨其後且擲且詬先生自若也
第問平頭奴猿鶴無恙責園丁樹梅種菊耳語在朱太
學邦憲二記中皆實錄也先生與人交落落莫莫不作
囁嚅態久而不忘平生有故人某子甲麗重辟先生以
廣柳車載其子出都門變姓名俱歸里中為築丙舍居
之人比之魯朱家云先生篤志慕古又精賞鑒所畜彝
鼎罍甗甗鏓璧刀劍匜盤皆三代以前物書法名畫非
妙絕神品不居居恒好購古帖善本得即摹勒上石無

論淳化定武膾炙人間即硯旁小品好事者亦購之如
吉光片羽矣先生性尤好石嘗得米元章硯山而寶之
遂以硯山為別號復購梧臺泗濱諸恠石列盆中為小
山山隙樹松栢橘柚栟櫚芭蕉諸種高不盈尺而扶疎
偃仰居然有干霄薄雲勢先生日婆娑其間手自盥濯
以為樂性尤巧慧衣履綦帶每以已意緣飾古制為之
嘗製瘿匏石竹芝五冠吴門王百谷為作五冠賛又以
邛湘粤衛曲竹為杖為几為簪為如意為鉤并其身而

六為六君子則四明沈嘉則傳之里中少年浮慕先生名每一製出輒爭相倣傚然終不能及也居恒好客客自遠方來望先生如赴家歲入不足則典裘帶稱貸子錢家而家故勤織紝織布美有蘭花菱花紫花天水碧諸名賴是有以佐客驩客日益進而先生之聞譽亦日益起矣先生善稱詩詩法陶韋所著有荆溪唱和重游荆溪稿滇南使集藏于家至於書法小楷逼鍾尚書行草在右軍大令父子閒徑尺大字則入顏常山趙承旨

矣先生性沖夷緼藉恬惔謙和驟而迫之而不得其疾言遽色久而察之而不得其惰容厭心横逆加之而不鷙鳶權貴邇之而不昵博物似張茂先陸沉類東方曼倩淳謹孝友不減萬石君鄭義門而奇好癖嗜則嵇叔夜阮遥集其人矣若先生者可於今人中求之哉而今已矣先生生于嘉靖癸未四月八日卒于萬歷戊子十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六配朱氏封孺人子男三長九旂側室丁出娶喬氏次九防側室黄出娶子女次九逸

側室蕭出娶朱氏女三長適楊舉人繼美先生姊女也先生以姊早寡育而嫁之者今其遺孤尚蒙顧姓次受孫士彥胡夢龍聘者皆夭銘曰世道交喪風雅亦傾疇挽疇振厥惟先生既有内美亦備修能人不厭舊是曰典型斧如堂如言言佳城過而式者服此德馨

盛溪緑生誌　胡胥嘉

吾鄉吕水山先生通博異才徼及埶事率爾造極書法精勁在二令之間畫無塵埃氣余嘗得其所寫雙柑圖

枝葉扶映生氣可摘性好奬成人材凡有片長引接不倦盛世者安溪人也避仇居先生前廡下盛故工寫照及神儀佛像以餬其口先生諦視之殊有思理一日懸子昭四時圖于堂促盛至曰子能捉筆乎盛素有膽智又心屈服先生不敢違漫應曰諾鍵户臨染三日始成先生掀髯曰子可教也遂與語山水去就曲折草木舒結芊綿之致盛大悟筆法頓上高巒截雲層陵新霧展拓得勢由是摹東村無不東村矣摹徵仲無不徵仲矣

弟其自布一局自出一意則亦為其溪綠者而已一日與余飯卓仲昌齋中是年適其六十誕期余戲謂盛君長松大椿子所自有余何以壽子盛立庭下飲泣哀咽若不自勝余惟駭之拭涕言曰余哭吾母也世生亟歲痘發熾然纍纍著面目腫如覆盂母苗日夜舐吮一日復開六十年留偏明於人間見日月光不至懵懵作死人者皆吾母涕唾餘也母亡矣雖有目視之不見矣世何以報吾母子能言憐而志其痛世死且不朽何以壽

為余戲然許之世為人直戇無粉藻胸腹所欲言落落喉間若吐矣居恒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自矢道拾遺金必還其人分與勿許也瓶無常粟需十指為活然見人窮迫如刺心肺袖中一錢兩錢不爾即為解衣務期必濟無難割之色六歲就外傅善占對筆媳媳輒作人物形祖鶴亭鍾愛之十歲祖亡父龍橋不問生産又為同役者欺弄家日消落十四而父母相繼歿不聊生矣夫耕於前婦播於後擔薪績麻襍作繼之僅足自立隣

有怨家徙居塘西即所稱呂先生廡下得授畫者也其畫老益精進前輩名筆無不必摹手追於戴文進更覺有微合處余嘗與之言曰畫山水不必盡似山水不似而似晻曖斐亹子瞻所謂得其意思所在是也畫山水而畫似山水畫草木而畫似草木中有不相似者矣畫之不可不似者莫如行象顧長康之益頰上三毫傳神正在阿堵則其神明感會亦不在舉體皆似矣子能為似不能為不似不可不解此妙諦也余性愛丘壑窮崖極巔

忘其疲曳當其獨處無人之野浩然而吟神散氣開詩即無形之丘壑也君若猥塵張綃素以映托坐卧觀玩不覺自往畫又無聲之詩也由有形而無形有聲而無聲遞轉而眇矣宗少文豈真倦游人哉亦曰暢神而已神超理得又何必稱屐底杖頭乃具濟勝耶畫不必其似愛不必其有此有進於畫與游者也子于此悟入可矣君生于嘉靖某年某月日今萬歷庚戌得年六十有一婦沈氏同其甘苦者無子果蠃之負為子生孫男一

甫四歳初為錢唐安溪人今為仁和塘西人溪緑其別號也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七至七十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藍嘉璐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三十九

二氏

外史張公墓碑銘　姚綬

嗚呼此句曲外史貞居先生張公墓也南屏之右西湖之陽梁題王鈎澗度靈石路披篠樹隝帶煙霞石室藏書碑文紀事其形雖逝其神則存翰墨在人文章垂世

儼然生氣之張皇謦欬無聲周旋滅影穆若太虛而示寂開元精舍久無繼續之賢句曲貞居全乏訪求之彦遂使墓門荒翳兆址崩奔松柏摧薪莫設樵蘇之禁身世何物曾羅夜客之侵痛兹斂躍雷津慨爾研離玉匣既往何咎將來可圖曠世而默契乎心尚友而景行前哲爰合佳士聿來嗣人即冢土之增崇求體魄之綏靜其濯其栵于以植夫美材有紀有堂于以開夫幽隧不有伐石將安載詳是欲喚起令威再返遼東之白鶴招

還曼倩同瞻雲外之青鸞第恐紫極高棲罔由下適自謂黄中密邇端冀旁臨先作傳以述夫始終貞珉是託復贅銘以紀夫歲月彤管庸書銘曰於厥張公天雨伯雨是名是字早曰貞居晚曰外史厥號不一幻僊亦爾文章闖古鑿鑿齒齒書法俊逸不邕以止樂道忘我人莫之訾相靈石澗爰墓於此有峯而岌有水而駛喬喬者林盈盈者芷迥絶風塵攸驅虎兕以巖爲扃以雲爲時朝烟夕霏紆青委紫時遠世異毋恠頹圯聿增修之

屬後来士於厥張公克具衆美周聃之學洞究玄旨獨立羽化匪忽焉死光華曷居天漢之涘誦予銘者式味妙理矧嗣教人其不興起薦溪之毛挹齊之醴公恒賫斯以陟降只

明進士胡伯子墓誌銘 許宗魯

少華山人曰余嘗讀内典及古高僧傳見其載授胎奪舍事每怪其誕妄不經不之信也今讀胡舉人傳狀其從子進士伯子事行其大異也乎哉志曰明有高僧淨

敎者戒行修潔始居寧夏寧靜寺與胡封君璉友善嗣又納交封君之子襄陵尹汝楫世好弗替襄陵伯兄司馬公汝礪卒於官勅塟咸寧縣韋曲里襄陵罷縣遂依之居長安城中而凈敎尋亦来居終南山豐德寺與襄陵交益善敎每至襄陵第諸子姓皆以先輩事之敎感其善遇每形之言曰吾受君家供養累世吾當爲犬以報德敎年八十餘一日入城過襄陵若將訣别者告襄陵曰吾行且歸盡顧君家遇我厚吾當生爲若子

弟酬君厚遇此自吾釋家事君勿訝也語竟别去正德甲戌四月十九日夜襄陵假寐夢見敎突入室中已而變虎躍出襄陵驚寤語其子佑且共駭之語未脫口佑之室喻就蓐伯子生矣時漏下乙夜逮丙夜聞扣門聲甚棘訊之乃淨敎之徒德中奔告曰師夜二鼓趺坐而化於黄氏館中襄陵詫曰異哉敎師真乃爾耶師固謂為吾子弟其言在耳且歲舍甲戌其為犬之騐乎遂以和尚名志其報也伯子有知識不為兒嬉不樂世態沉

默寂處若禪定然長惡飲酒絕葷味造請都謝居然一
僧也弱冠勉從家世遂精儒業嘉靖甲午中鄉試明年
乙未登進士人以其年少得第率皆欣艷伯子顧獨塵
視不歡隨例試政工部樸素自隱不求階薦歲餘遘病
京邸瞑卧起想若有厭俗反真之意將屬纊尚以功名
誤我為言又詠杜甫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
鄉之句蓋悔其墮落而嘆其漂泊也其父佑為裹巾幘
伯子攬鏡顧視笑曰原一僧也易形為儒今乃裹巾若

道士本來面目固如是耶語畢溘然長逝時二十有三爾貧弗克殮同朝大夫贈之始克殮弗克歸駕部給傳始克歸十年弗克葬當路部使者賻之始克瘞墓在慈恩寺雁塔東南時則戊申四月十六日也伯子名叔元字允卿先世溧陽人國初徙寧夏今為咸寧人厥室王氏生一女字于王三才無子乃以其弟舉人叔才次子楨為伯子後少華山人曰余志進士胡伯子墓詮其事行始信而終疑焉夫教僧之報胡氏固其感德之誠秉

氣嚮往寓體化生此釋氏所謂念頭不差終遂果願者
然生之未幾尋以寂滅報之無實徒以眩幻何言行不
相蒙耶說者謂禪宗之妙惡洩其幾方其見夢襄陵入
室化虎固已示其變現有符易象大人之占而乃命名
昭灼發其玄蘊遂使果報不終人實為之於赦奚疑然
耶否耶觀其臨命之嘆蓋亦悔心矣語曰道不同不相
為謀余又何所究竟哉銘曰其來奚自其返奚歸泡光
石火倏熄倏輝四大雖假一真不迷生亦何利死亦何

違委形玄化靈照幽微嗟嗟伯子孰測其機

治平僧曉公骨塔記　蔡羽

治平寺入門而右為曉公之房蓋寺之西南房也寺僧多不能忘俗曉獨由由云爾矣故能僧而不能俗能道而不能僧夫能俗者官不以其僧而免於給使俗不以其僧而免於里社曉皆不能故里舍之而愚若號官舍之而貧若身視寺之諸苾蒭猶夫不克家之子也其道獨宜於僧夫能僧者有空之名無空之實者也我觀爾

時諸苾蒭受一切諸福地諸金玉弟子請聘競為懴悔主因亦競廣爾道場結爾應果以名解宪資福以大有舍於桑門而曉不與也能俗者有僧之名無僧之實者也我觀爾時一切諸香火諸苾蒭其惟善男子不罪過於爾菩薩地諸常爭論不屈里則建爾為曲直主亦有人家諸吉凶鄉則建爾為慶弔主以均其酒食燕會而曉不與也乃衲衣若空長齋學道慒慒然衆誚之不爾媿人或謂之無衣則曰吾尚多爾衲或謂之無食則曰

尚多飽爾伊蒲塞是故青雲之士高俗之家反有取焉
予之識曉也在弘治甲子吾於爾時持有弟子李時賢
狗于爾室曉於爾時亦集有弟子禮弟子鶴說法於爾
首座予之再識曉也在正德丙子吾于爾時持有弟子
王履約王履吉亦狗于爾室曉於爾時亦教有弟子一
山弟子正說法於爾竹林社夫得之無喜失之無嗔豈
惟我衆寡能哉吾視一切苾蒭弟子亦病多煩惱乃曉
公無見於不足恒由由焉爾矣固請其術初無別諸識

慒慒然爾矣我觀爾教從空中現爾空中一切受用皆煩惱蚖爾形亦他人形而何問於人已哉曉號聽松嘗以諸施主緣修行春橋迄某年月日遂涅槃僧臘幾十弟子正立塔請為記

皇明戒僧真鍪塔碑　李默

嘉靖癸丑京師南關初作重城有掘得瘞塚者啟之乃僧真鍪藏龕處也距瘞凡十有三年龕壞獨僧趺坐屹然如故都人聚觀者竟月崔中貴利覦而異之舁至慈

源寺西廂稍加粉繪奉以佛禮流聞四方觀者噂沓一時香火甚盛明年夏太保錦衣陸公邀余過其南園偶話及之寺即太保少時讀書處去園里許遂偕大宗伯關中王公往觀咸共驚嘆焉按僧本京城大軍倉人俗姓林名春年三十七始從萬峰師祝髮持教律良謹又三十年而趺化啓龕時尚有識其面目者再踰年中貴以其事希覯懼為時駭乃謀於太保甃塔寺背移奉其中從佛法也予惟佛之為教本求脫離生死了無罣礙

故有蹈罹兵刃水火猛獸而無貪怖者貴佛性不貴殼漏子也然予嘗過曹溪清源山觀所謂六祖與弘濟大師者其法身固宛然而在永樂間馬瑺三至西洋嘗記釋迦涅槃遺跡頗具然則佛不貴是而如是者往往非佛不能是僧行業深淺性根利鈍予不可知然而乃亦能是皆予之所未喻也中貴圖示永久輒來請記乃為述所覩聞如此中貴祁州人酷慕佛其竭力所事大抵此類也塔成於是年乙卯首夏望以其月八日因作偈

語俾併刻之

偈曰汝本無生孰云有身汝無無身孰知汝身既脱煩惱永離四大自覔自我我又何物汝性汝觀亦灑灑地作如是觀觀汝身是

四義僧舍利碑銘記　馮恩

皇帝三十有二祀内華化洽守在四夷萬國諸酋曰昔賔貢其在東南日本琉球莫敢不享粤自往歲海氓黷貨倭奴搆禍入寇兩浙天子赫怒爰命廷臣討諸不軌

都御史王思質公應命至乃按先中丞朱秋崖公梓行
圖籍曰野倭宗叛寨集馬積蹲危逗深負海為固非破
其巢弗可乃遣將湯克寬焚其板寨冦窮奔逸癸丑春
順流舟乘巨颿日踔數百里首攻太倉次刼上海于時
安乂備弛民不識兵賊曳兵行市巷若踐無人之境燒
聚屠邑煙焰相接奔越長吏毒劉文武俘馘男女慘烈
殊劇時巡撫彭草亭公操江蔡可泉公相繼督臨未經
題請兵食未備二公矢心討賊或攉調兵餉或親冒矢

石百具俱飭兵威稍震先是鎮江六合邳揚官兵調集處州坑兵亦募至賊鋒大鋭數進皆衂二公患之閒少林僧兵勇義可泉公亟遣書鹿園公禮迎之僧官月空統百餘僧至再起在告韓都閫璽督諸路兵進因隷之韓懲前欲持重行會方雙江郡公初視郡見諜報曰事迫矣兵貴神速乃三進禮拜亟為勸駕以六月初四啓行結營南滙所初六日聞海洋有賊船月空率僧數騎擊之走遂破其三艘燔之十一日韓遣指揮朱楊等先

率兵行樊景暘李㫖次之僧兵又次之十二日六合尹董邦政指揮朱揚遇賊戰于八團皆不利樊與李晩駐兵于六團僧兵亦至賊聞韓督兵臨欲南奔僧兵夾衆兵徹夜翼追之十三日至白沙灣相值月空諭衆僧曰汝等日夜不飲食毋自餒賊虐殺衆僧勢不俱生當發汝父母本來元氣無忘偈戒貪生以墮落僧曰諾皆怒目裂眥月空身先躍馬大呼曰殺賊衆奮擊戈穿賊喉刀劃賊骼側者十餘人賊有緑睛鉅人名趙大王者鵠

張螳怒攘奮踉蹌而進衆刃十餘而仆其傷殘枕籍死者及百人羣賊潰走葢賊水戰時為解守備所破陸戰數月來則未有此大衂也自是無深入志矣大兵乘勝前追不虞殘孽後伏起乘其殿勇夫奔躡僧有了心者起格鬬僧徹堂一峯真元援之方交兵村人遠招曰僧且走四僧不顧鬬益急皆死之嗚呼僧本緇流習西方之教中國有君父者弗與也月空了悟心性超然上乘乃能以君父之道率其徒其徒翕然急君父焉生者濟

艱死者善道心心相印生順死安豈非昌黎所謂墨名而儒行者哉悲夫今之以儒名者言徹孔孟學飾程朱孝躐參騫忠許逄干自謂死生以之一旦臨利害介死生則喪心掉魂家焉不能保其親國焉不能急其君甚至偷生行同狗彘賣國視君冠雠則援儒而羽角之又安能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如墨名而儒行者哉義僧徹堂一峯蘇門人真元楚人了心杭人月空其師也居虎跑寺四人皆無海内責勤王死事禮有祀典監司重其懿

命有司給官帑為塋埋郡公方雙江邑侯王聳軒又為市地優錫以禮將以其月日函厥舍利作四石塔窆于余山之北樹碑建祠乞予言以詔世嗟乎生為禪丈死為國殤予已悲乎海上千百人之死于賊之無名尤悲乎四僧為夫千百人而死於賊之有名乃為之銘曰四僧異端明我常道捨身弗迷圓寂覺妙海上清風輪迴大造死者奚愧生者則傚余山塔碑永世立教

蛾眉山別傳和尚碑銘

瞿汝稷

法季聖遠栴檀凋落波旬竊衣裂我釋網不有鵬者髙騫法宇則昏衢冥行孰為燭迷若别傳和尚非今之鵬者哉和尚名慧宗别傳其字族出楚之雲夢汪氏幼則慈和志薄世尚甫弱冠即遠離愛纒獨遊巴蜀禮綦江吉祥寺宗實法師驅烏受具俄念大事未明辭師徧叅凡蜀之名席靡不歴扣一錫百城寒暑不避既入歸宗之室有所省發旋登峨嵋瞻謁普賢道場至雙飛橋忽值大士放無量光和尚因嘆曰三曼跋陀心與我等世

界何刹非是大士行願衆生心悉具足顧汨淆煩塵不能追躡妙躅耳我今承此光相力弘大願則舉足下足嘗在此光明中矣因自號弘願釋時峰頂白水寺圮落已久緇白共惜莫能興復和尚即力荷營葺唱導甫播士民悅來殿宇鼎新復闢基搆銅瓦大殿周以寮廡像設精嚴規制弘麗為蜀勝冠既又封樹嘉木十萬八千株既又念始雙飛橋遇光相因即其地飯僧十萬八千衆日夕乾聖毗耶梨有所舉作若造經像繕浮圖種種

淨因悉以十萬八千為期謂世之言佛國遠者則云十萬八千而諸淨因皆菩提路衆生由之可入聖域也蜀人士向風歸德自大學士趙公貞吉而下皆以師禮延之和尚竟棄去遊京都手一應器容斗餘分衛四衢隨出恒滿亦隨給孤獨及十方應供所如是者若干年如一日道聲謁著七衆恃若慈母度諸難化罔不信受金張許史爭為建普賢庵居之章和尚行願也未幾亦棄去念支那至乃隱感激希有因結茅補陀東巖繹閩單

思習三摩地化諸逺來越三載吾邑少師徐公階宗伯陸公樹聲素嚴事三寶不啻漢之牟傳晉之宗陶聞和尚徽韻敦迎至邑之某寺諸名宿為大法會和尚為唱導文二公見之懽踊讚嘆且著三大士現相頌呈和尚和尚夷然不屑會畢亦旋棄去乃陟五髻行過京師緇素競留和尚曰人生有死當有别幻化之軀詎能常保諸仁者但能信樂至道慈惠及物老僧雖去猶常在也聞者感泣遂入臺山金閣寺垂一載一日謂衆曰今夜

聲鐘吾當去矣爾等闍維收骨埋道旁題曰蜀大峨山
弘願釋家之塚俾往來者見我名念佛一聲是吾身後
與大結緣也言畢泊然而逝世壽八十有二坐六十二
夏衆兩分其靈骨一分歸峨嵋白水寺一分歸五髻舊
路嶺龍泉寺弟子鎮源等為浮圖藏之時來京師求余
塔銘余方慨世之緇流其伊蘭瘂羊無論即見解入微
辯才無礙而或忍鎧澌漫戒瓶點點足不逮目者有之
終不副初者有之乃和尚一覩光相遂力荷願至矻矻

一世老而彌篤所至翛然如白雲在空莫能繫留示寂之際尚期以窣堵波度生真足以激濁氛而揚智月故樂為之銘曷諸將來銘曰日城掩耀迷雲霿曀人天聿皇津梁罔寄猗歟宗公覺苑珪璋一瞻郊輸遂荷願王五衍恒轉萬行紛披人見公勤而公無為妙嚴鴛籃錦紆霞爍人勞其蹟而公無作東吴西蜀煙水萬程飛錫靡駐公未嘗行金閣安居補陀寂默六用都滅公未嘗息公來豈來公去寧去心月朗然今古常住我銘貞石

示諸初心一念能入六牙儼臨

五臺山大博庵無邊和尚塔銘　瞿汝稷

每讀傳燈諸録見唐宋諸名宿棋布稟區靡適無秉拂之英拈花之聖未嘗不心慕其盛而恨今之寥寥竊慮慧炬日沉伊蘭日茂則何必三武法且自替彼毀之而不可正以開士林林含識攸仰即有波旬難惑衆聽耳道以人弘奈何今之寥寥耶及見密藏諸上人以真參自荷擔慧目精朗靈根卓越則私自喜謂正法眼藏其

寄之此數衲子乎萬歷庚寅幻予上人過予談五臺無邊和尚指行甚卓及辛夘藏公手一編而示余曰此無邊和尚狀也顧予銘其塔予讀之至施菴一事真足激昏衢之濁氛開法苑之智鏡葢愯然重之按狀師諱甚無邊其法號也山西代州崞縣曹氏子幼孤母胡鞠之稚齡則志慕出家謁無相禪師求薙染無相曰第能悟道家何繫汝師問如何得悟道相曰發决定志轉不退輪即得悟道師終不釋然一日遂辭母至忻州謁無礙

原禪師雖染原示師令起疑參求本來面目未幾辭去發心立禪久之謁汾州禮空安公安令參萬法歸一語安一日舉波斯匿王觀河語問師師求指示安曰我不辭說何與汝事汝須自悟一日涉河若有所領尋過牛山龜石謁大圓入火塲既復謁流山敏安翠峰圓諸名宿俄聞汾州安公有疾遂復趨侍安公究萬法歸一語一日汛掃次聞誦阿陀經者至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見在說法師忽失聲見安曰某識得一也安曰在甚麼

處師曰今見在說法安曰一歸何處師茫然安遽掌曰
學語之流師退泣曰我固分明柰對鏡復迷何自是侍
安復十餘載安鉗錘甚密師寢食寒暑都忘既謁秋山
示以死心實叅師因得輕安覺叅語如順流行舟不事
費力既叅玉峯忽然内不見有身心外不見有山河大
地師呈所証峰曰汝心空矣既謁崞陽寶山寶機鋒甚
峻諸方畏之師見問答次稍擬議寶批師頰至流血師
禮謝陳後先歷叅語寶曰前僧與汝去病汝不能領後

僧與汝繩索汝却肯他師低頭寶喝曰瞎漢又甚麼去也師洒然汗下復相酬復寶不許曰汝今正在夢未得如睡夢覺也師不肯寶因舉九峰勘首座因緣相詰師不能對寶曰于此不瞥地其餘知解皆是障子正光明處學道非學語鸚䳇何濟生死子必欲真悟必盡颺却從前珍惜如愚若啞向塚間林下叅去師聞悚然禮辭至臺山靜室一麻一麥者五年一日大雪恍然若證圓覺所云三千大千世界雨皆知滴數復聞林中鳥鳴不

覺身心踊躍遂述一偈偈見師所自叙行脚因緣中後以人事煩雜忽於酬酢間似有碍膺偶聞樵者曰人苦不歇心師聞復爽然曰萬法本閒惟人自鬧古人豈欺我哉復述一偈亦具行脚因緣中趨見龍樹楚峰樹印可樹濟下二十六代法裔也侍樹三年一日語師曰荆壁大士授我心印我久未得所授今子雖未證悟已得少悟我今授子宜善護持師自是韜光晦跡巖棲谷飲人莫能窺其涯涘久之徒侶奔湊爭為結庵遂剏今大

博庵住山以枯淡自持食作必與大衆同有古人風住山三十年如一日遠近爭頌之萬歷戊子密藏幻予二上人以刻方冊大藏道場卜之於曼殊大士三卜皆五髻吉因圖買山構室以舉此勝因師聞曰僧庵乃十方常住而令之人悉私之吾素以為恥茲幸際此勝因吾將盡以此菴及所有施之藏公使方冊大藏早行閻浮提一日是吾法輪一日轉也于是悉召山中耆宿為証一日而盡施且立約云徒屬以一盂一錫自私者即擯

出藏公初尚猶豫未敢承旣見師意懇至因聽焉時師已有疾又三月而化其在病苦中日夕與藏公徵決第一義諦絶不以病苦少慼頟云那羅延窟學人瞿某曰如來出世度生不過善破諸有耳凡夫人執有無論彼二乘人沉空空亦二乘之有也如來以空諦破凡夫人之有于有以中諦破二乘之有于空其破若異而為有一也故曰破有法王今觀無邊之所行持真有志于破有者哉簞食豆羮人不能無恡色師舉生平所蓄一朝

而授之人固已行人所難矣四大欲離風火相逼人所叫號惶怖不暇為理時而師諄諄惟以第一義相決擇不尤難哉是能遺身矣夫惟能遺身故能遺此菴如敝屣也不可為末法之光明幢耶至師于宗乘所詣則悉如上述具眼者自能別之銘曰華嚴知識各標一法一法入流何涇不達猗歟上人末法寶幢善破諸有豁然孔光照耀尋幽開朗朦瞽不言之教澍大法雨波利不出均是韜靈五髻突兀伊蘭叢生上人之來允如來使

一澂濁氛雲林吐氣公骨雖㝊公心詎淪泠風寒月千
秋儼存我銘貞石于窣堵波瞻者禮者悉超愛河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四十

列女

華孺人墓表　楊守陳

無錫華炯之妻闞氏孺人卒瘞于其里西壽山之原其二子塾基既求南京吏部侍郎王公俱志諸幽矣復屬其族人進士珏請其表諸明珏乃余所論之秀還往素

習而請甚懇至故余不得而辭乃考志參其行狀取余所信者書之孺人世家蘇之常州父曰公澍母蔡氏也年十七而歸炯其舅素饒於貲方承二親撫四弟羣子姓公私事繁日不暇給孺人為冢婦佐其姑周旋於内不逆不怠事尊屬以恭處諸姑以謙日食不二味常服惟浣濯之衣未始作驕侈態及舅老而傳也孺人相炯無廢事饌賓加豐訓子彌篤御婢妾有法每授以織紝之事必身帥焉其姑有疾孺人侍之勞憊姑卒哭之過

哀戚疾久增劇醫禱弗效里人羣約禱于神祠孺人曰吾疾不可為矣毋以我故使彼妨農費財也亟遣子謝而止之既而聞其舅亦疾輒呼天以顱泣下沾巾鬱鬱不食而卒年纔五十有七時墊以納馬冠帶與基皆有子矣凡此皆志與狀之言也志又言孺人卒時其族謂孺人之行備矣盍節以壹惠而以賢孝稱之於是志之書題與為傳者皆如之獨余不能從之盍節以壹惠者周人之謚法也在禮生無爵則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

也魯莊公誄縣賁父檀弓載之曰士之有誄自此始記失禮之由也後世士而私謚若陳文範陶靖節君子猶或議之而況婦人乎婦人惟從夫之爵而已謚惟后夫人得之雖大夫之妻未聞有謚而況士民之婦乎然則旌稱孺人節以壹惠過矣宜余之不從也雖然孺人之行如余所書亦庶乎賢孝矣凡表婦人墓者其言有傳不傳而人之聞無聞繫焉使余言而不傳也則孺人安能有聞雖加以數字之謚徒自勤耳使余言而傳也雖

不書謚而孺人之聞其有既乎

繼母朱氏行狀 史鑑

繼母姓朱氏諱淑清嘉興秀水縣思賢鄉人也大父達父忠母張氏正統十二年繼母年三十二矣歸先君為繼室先君家故多蠶其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晝夜程其寒煖之節不使有過過則有傷是為護種其初生也則以桃葉火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動濈濈而食然後以鵝羽拂之是為攤烏其既食也乃熾炭于筐之下并

其四周剉桑葉如綿者而謹食之又上下抽畨晝夜巡視火不可烈葉不可缺火烈而葉缺則蠶飢而傷火致病之源也然又不可太緩緩則有漫漶不齊之患矣編經曰蠶薦用以圍火恐其氣之散也束結曰葉墩用以承刀惡其聲之著也是為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則擿眠一二日而起起則餧是為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二而之三其法盡同而用力益勞為務益廣是為出火葢自此蠶離於火而葉不資於刀矣又四五日為大起大起

為雞雞則分箔雞早則足傷而絲不光瑩雞遲則氣蒸而蠶多濕疾又六七日為熟巧為登簇巧以熱蓋曰貼巧驗其猶食者也簇以藁覆曰冒山濟其不及者也風雨而寒則貯火其下曰炙山晴煖則否三日而闢户曰亮山五日而去疾曰除托七日而采繭為落山矣凡蠶之性房宜卑卑則温蠶簇宜高高則爽又其收種時須在清明後穀雨前大起須在立夏前過此不宜也至於桑葉尤宜乾而忌濕少則布挹之多則箔晞之凡此成

法而繼母獨得其要他人效者莫能及又能節其寒暖時其饑飽調其氣息嘗使先不踰時後不失期而舉得其宜一時任事諸女僕又相與起率勵咸精故其所收率倍常數傳者始而驚中而疑終而信也其後益加講求為法愈密所產益良前後幾二十年歲無敗者時咸謂吾家有養蠶術焉歲時得以充賦稅供衣服佐婚嫁者蓋不少也而祿命家之言又以先君始生之日為癸丑歲午月建巳巳午火為癸之財蠶命屬午死於巳繼

母年月日皆為丙申其午與納音盡屬火故宜鼇云然
徒委諸命不資人力非所以為訓也初繼母無子愛其
如己生後側室生子曰鐸均其愛於鐸又聘其妹之女
張氏為鐸婦先君卒鐸幼繼母所以為鐸慮者無所不
至也成化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卒壽六十八卜以是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柩葬于小旬原從先君兆先君
姓史名其字廷貴號桂軒世居蘇州吳江縣范隅鄉穆
溪里先十有六年卒子男二人不肖其鐸孫男二永錫

永齡孫女三曾孫男三嗚呼我繼母之歿不肖孤其不敢稱述先德惟是墓中之石宜有刻也謹掇其大者著於狀托立言君子以圖其不朽焉謹狀

蕭孺人行狀　羅玘

孺人姓曾氏諱掌珠泰和長溪人處士彥戚之女萬安夏雲蕭華夫先生之妻監察御史柯之母彥戚父興甫父祥卿華夫之父為重山處士皆能以其家聲振於二縣中而彥戚妻魏氏魏亦安成宗家內則世嫻故

孺人生而柔慧夙成姆不能施其規矩教誨之益長而在閨學女事或時誦古書雖家人不能見其面姆以其女事示其宗親姝嫗博觀嘖嘆達于疏屬或以為式竟亦莫能如也既笄歸華夫重山素方嚴姑劉氏亦欲端冢婦于其初備設諸難以為試曾則徐隨應之如水注地莫不釃布之姑大悅賀重山能為宗子得婦重山亦心幸老遺五稱脫有不幸可無戛羹憂正統丙寅疫鬼入室中姑劇又中重山亦劇又次第中家衆羣然呼呻

門闕絶無履跡雞犬飛逸不知其處或曰歸可避也孺人曰咄吾骨可碎吾足不可移惟與莘夫約吾入侍女出掃除焚滌瘞吾出掃除焚滌瘞女入侍無間疫勢乃大熾不可為卒皆死凡南方諺禁疫喪哀哀且及哀者孺人曰烏有執舅姑之喪而不哀者乎哀如常斂殯葬雖草具亦粗以禮事既定所存惟重山所遺五穉暨孺人莘夫七人五穉於孺人叔也門戶狼籍不可支過者傷心孺人撫五穉叔或泣然而悲又忽而喜謂莘夫曰

木摧折甚矣然根存猶可培也假我數年吾見其亭亭乎於是悉發篋實得布焉時五叔之寒温而製以為衣得繒綺簪珥焉量門閥之宜而委禽以婚得金錢焉資之贄師以學視其學成焉者而又資之以進取㲉吪吪在褓若弗子曰吾所愛何敢視舅所愛矧其無所怙恃一蹉跌何以為解拮据彷徨綢繆補苴越數十年迄今一縷一鉤之復實於篋而地之畆割入户者倍舊之二户之口升入縣籍者倍疫餘之十苹夫遂埒封君至推擇

為長掌區稅事五叔亦擁雄名蕲出邑里自能權子母為居積乃聚謀曰吾拊吾頭顱至吾脛踵居而廬出而騎坐而指使傭奴其吾能邪緊吾兄也盡以父視之亦吾嫂也盡以母視之兹猶總領日僕僕以佚吾吾奚以安曷若割而自食幸釋二人重負何如皆諾孺人不能奪然日猶為之點檢若初不懈人以兄父嫂母謠之君子以為確論子三人伯升文仲御史季叔廷皆遣學進士業御史登弘治癸丑高第入翰林為庶吉士立臺三

年最典恩封以月日計乃兹四月二十二日得家報白
函疑焉剥之丙辰十二月十八日孺人殁此訃也年七
十有三御史請奔歸治喪且謀諸伯季告先生率民逸
民安民懷民用民表葢孺人孫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
奉葬孺人于縣龍塘山之源瀕行玘比縣人也同遊于
西涯先生之門又嘗同院徃臨弔御史泣謂曰人有言
與西涯先生同世而不得一言以為重是自藏也况幸
遊其門而不得一言於其父母是藏父母也自藏可藏

父母不可先生忍藏吾母乎然吾母之行先生不知也
今吾昏憒不能一二數數一二子亦必能之吾當執是
請幸賜之銘與殞吾身以報吾母有間矣玘哀之不能
辭也謹狀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　徐渭

宜人姓苗氏雲南澂江府江川縣之里人也父某公諱
有文雲南府廣狼衛百戶某之弟為澂江府諸生美丰
姿性聰敏善琴娶左衛人女褚氏太君生宜人有文公

年二十一病死時渭府君已舉於貴久之始拜巨津知州抵滇陽驛所與俱童宜人既道病死殯雲南之歸化寺中而巨津故隸麗江土官府不可居時王先生之尊公諱理者適為兵備僉事按雲南於府君為中表兄弟乃始檄府君歷攝嵩明鎮南潞南江川祿豐三泊諸州縣而時以長兄淮取俸於麗道遇宜人姪佐旅語及宜人府君稍以媒往不入其後府君攝江川佐又為太君訟其母家貧嫁時所與田德府君而太君母范有妹

夫楊武者家雲南為千戶徙太君與宜人其家楊既富人公復有屯田在嵩明屬其稅於府君因憶往年佐所及宜人事遂成之宜人乃歸府君宜人寡六年而有佐語又六年而嫁其始以守自誓欲不嫁太君又憤其宗人當始嫁宜人時利婿家財縱嫁亦不令其在鄉令更利渭府君征那大功當遷轉其地又家籍近在貴故不難之及嫁未踰月倉卒赴夔州太君乃嚙宜人臂以別故其當府君仕及解官歸即已戀太君稍不樂府君下

世益厭其長子婦宗親人及越之風物迨後家零落舊使侍悉散去又日夜課望渭用是以鬱憤死然心未嘗一日不痛念太君死之夕亦囓渭臂以决而命火其骨歸太君鄉實嘉靖其年月日年五十九以其年月日合府君塋焉宜人性絶敏畧知書其持身嚴毅尊重内外莫不敬憚其描寫俎醢為世女師其才畧酬應畜釀種植出入籌策駁辨禁持則宗戚子婦賓客塾師老牙嫗悍奴婢靡不失氣其保愛教訓渭則窮百變致百物散

數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盡渭粉百身莫報也數欲攜渭走其鄉謁太君時節旦莫數為渭道其鄉親故變遷景物風俗宛在渭目前至太君必慟哭乃已又數疑太君或已死不得一見而宜人死時太君乃反在江州養其姪某家時兄潞去家往貴至應雲南省試尚得見之而宜人不得聞也痛哉渭既以宜人寶渭事多不可述而哀宜人生死終孤羈且痛毋太君也故誌所履特詳而收涕以銘之銘曰魂欲往兮柰兒在此魂

欲留今奈母在彼愛母與兒孰少孰多魂不可以去留傷如之何

自為墓誌銘　徐渭

山陰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生九歲已能習為干祿文字曠棄者十

餘年及悔學又志迂濶務博綜取經史諸家雖瑣至稗小妄意窮極每一思廢寢食覽則圖譜滿席間故今齒垂五十五矣籍於學宮者二十有六年食于二十人中者十有三年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人且爭笑之而已不為動洋洋居窮巷𡼖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為少保胡公羅致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使折簡以招臥不起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為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葢兩期贈金以數百計食魚而居

廬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為危至是忽自覓死人謂
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
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為人度於義無所
關時輒疎縱不為儒縛一涉義所否干恥詬介穢廉雖
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暱執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
死之日至無以葬獨餘書數千卷浮磬二研劍圖畫數
事其所著詩若文若干篇而已劒畫先托市於鄉人其
遺命促之以資葬著稿先為友人某持去渭嘗曰余讀

旁書自謂別有得首於楞嚴莊周列禦寇若黄帝素問諸篇儻假以歲月更用繹紬當盡斥諸註者繆戾標其旨以示後人而於素問一書尤自信而深竒將以比歲昏子婦遂以母養付之得盡遊名山起僵仆逃外物而令已矣渭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為知斯言葢不妄者初字文清改文長生正德辛巳二月四日夔州府同知諱鏓庶子也生百日而公卒養於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而夫人卒依於伯兄諱淮者六年為嘉靖庚子

始籍於學試於鄉蹶贅於潘婦翁簿也地屬廣陽江隨
之客嶺外者二年歸又二年夏伯兄死冬訟失其世業
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僦居始立學又十年冬客於
幕凡五年罷又四年而死為嘉靖乙丑某月日男子二
潘出曰枚繼出曰杜纔四歲其祖系散見先公大人志
中不書塋之所為山陰木栅其日月不知也亦不書銘
曰杍全嬰疾完亮可以無死死傷諒兢繫囫允收邕可
以無生生何憑畏溺而投早啞渭既髡而刺遲憐融孔

微服箕徉狂三復蒸民愧彼既明

孫氏妹墓銘　吴鼎

吾同胞三人二弟皆女此其季也先府君諱宗裕封承德郎南京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妣陸氏贈安人弘治十六年癸亥十月十五日生吾弟於錢唐城北隅魚行橋之故居字之曰珩玉年十八而妻仁和孫鸞縣學生其翁曰憲姑沈氏弟嫁十年而病瘻瘻四年而死嘉靖十二年癸巳十月二十五日也止一女曰待元是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塟其邑東山衕從孫氏之先兆焉昔季路云吾寡兄弟而弗忍也今而後知斯言之悲吾憶喪母時吾年十八弟八歲耳一錢半縑糲蔬卉褐彼此更共如左右手遇饑歲弟恒半飡留飡飡我士友時來講藝或乏童應客弟至婢服執茗飲出獻舉人俞文祥善相人者也鑑之曰此淑姿豈真婢邪予時為羞澁吾母遺貲裝無幾弟又盡推以贈其姊予約倖有禄時為營裝償之逮予享粱肉飽妻孥擁騶從時而不獲與吾弟

共之吾賢吾弟悲夫初歸孫氏也頗得其舅姑歡心居數年竟以其夫學無成名俾夫婦別食而無一壠之分一金之產弟徒易所佩用為田為舟以謀朝夕且給其夫遊學屢至絶糧既病時乃指晡日語予曰曩時日景至是我尚未克晨炊唯飲泣塊處一樓咎其盡不以告予則曰恐為兄累耳嗚呼疾所由來固矣吾不能周吾同氣使不能餬口窮戚以死尚誰咎哉悲夫去年吾見待元衣故紅繒詢知猶予為諸生時有司所犒束帛也

計其藏二十年矣身後製斂衾檢其篋得嫁時線用之其縷積銖累儉以圖永類如此克諧孫氏子弗能詳知然觀其善事吾繼母戚安人與吾妻周旋十九年未嘗有迕言歿之日吾家奚婢以上咸號哭失聲要其恭順慈柔有足感人者今年春疽發背逮夏聞吾兒遵晦選補生員猶手製一花命簪之疾革訣其嫂曰吾無子幸吾姪他日成立歲時灑我墳一盂飯無使作餒鬼逐食也悲夫悲夫尚忍言哉銘曰爾溫且惠既年之不長無

號無嗣曷以永爾藏後有憐予悲者其弗忍爾戕

宣節婦墓碣　歸有光

節婦姓宣氏蘇州嘉定人同知杲之孫濮州通判效賢之女也節婦少有異質生數年濮州病侍立床下終夜不去如是者數日人以為奇及為張樹田妻樹田與同里沈思道友善思道妻孫氏夫婦相愛而樹田暴戾無人理節婦歸見父母父母對之泣節婦曰此不足以傷父母兒自是命也樹田病節婦進藥樹田泛之罵曰若

毒我乎節婦飲泣而退及樹田死節婦被髮號踊人初見樹田狂虐皆為不堪比死則皆以為喜而節婦哭之極哀非衆所擬也是時沈師道亦死孫氏與節婦兩人志氣相憐數遣女奴往來比孫氏送夫喪過河下因求見節婦以死相要頃之同日自縊節婦有救之復甦而孫烈婦竟死其後三年父母欲嫁之節婦見其家竊竊私相語知其意登樓自縊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日年二十五子友李翰好義之士每談節婦事慨然太息至

是與節婦之弟應楫請書其墓上之石夫捐軀狥義之士求之於天下少矣嘉定在吳郡東濵海上非大郡之會數年間女子死節者數人甘氏孫氏宣氏張氏張氏得禍最烈予嘗為紀其事若宣氏葢又人所難者銘曰沉沉幽谷不見日光葵藿生之日向嚴霜彼童之狂以為存亡綠衣終風自古所傷生雖不辰有此銘章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八